

聲譽，剝奪佛教的生機，試問利人益世的偉大佛教，處身在外侮內厲四面楚歌的惡劣環境中，僥倖不日落千丈而前途垂危呢？總言之現代中國大陸上的佛教，它的命運殊堪憂慮。然佛教興亡，實在僧伽，所以我們欲想振興佛教，挽救佛教目前的厄運的話，對於現代僧伽如何是不可不知的！

三、認識現代僧伽

講到現代僧伽，就要連想到今日既非解脫堅固的正法時代，亦不是多命堅固的像法時代，而正是鬪爭堅固五欲熾盛的末法時代了，衆生垢重，身雖出家而心不入道，不修戒律，怠習禪定，是故蠹虫蠹出，僧伽地位日漸衰落，雖有不少具有理智和熱情的優秀份子，又得不到良好的培植和鼓勵，縱然有一二處佛教學府的建設，使他們在新僧伽慈悲博愛旗幟飄揚號召之下，又加上新時代思潮的影響，和忍辱坐視社會人事的侮辱；是何等的興奮求知積極進行？希望學問深造，教理精通，以使應付今日時代的需要，以及挽救佛教傾倒的地位。殊不知在區區修學期中，僅僅得到一知半解，學業還沒有深造，智識仍未够應付時代，可是學院就此匆匆宣告畢業。所以一出了佛學院的門口，却成無路可走，繼續求知精益求精吧，惜無高深的學院，當法師吧？苦無充分的學識，住禪堂吧，未必合乎理想；當職事吧？新舊思想互不相融；做經懺吧？未免與理智矛盾，結果弄得眉簇首搔，一籌莫展，思想既與現實有所出入，精神益覺無聊，不特不能上進為佛教為國

家服務，且在徬徨的歧途中蹉跎歲月。尤有甚者是那些沒有堅強信仰，缺乏清醒理智的青年，做不起風霜的磨折和無情的打擊，更敵不過現代物質的誘惑，所以當逆境降臨時每每無法克服複雜而多變的現實，終於在歧途的盡頭墮落了，餘下來的有為青年，幻想還未給現實擊到粉碎，求知的熱情還未冰冷，可是又苦無導師，缺乏栽培，當這國難難當頭之下，處身在渾亂盪動的社會中，徬徨失措，莫如所從。噫！這就是現代僧伽可憐的淒慘寫照！不過話說回來了，現代僧伽墮落的墮落，徬徨的徬徨這固然是因國家渾亂社會不良所致，而亦是僧伽們根本沒有認清楚自己的責任和缺乏堅強的意志，否則，縱然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堅定信仰，站穩腳步，以毅無畏的力量來掃蕩當途荆棘，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克服當前的困難，瞻仰着弘偉壯麗的無上寶所向前邁進，是則佛日再輝，庶幾可望，而僧伽地位的高崇亦可指日而待矣，何必改途而輒或徬徨失措呢？所以我認為現代僧伽對於自己的責任亦有認識的必要！

四、認識自己的責任

我們身為佛子，剃除鬚髮，身披法服，號曰僧寶，形相既與世俗有異，職責亦當與世俗有別；非如凡夫俗子一般貪名求利而奔馳，而是為了打破名枷利鎖的縛束，解脫生死的沉淪，濟衆生于苦海，救愚迷于凡籠，所以弘法利生續佛慧命，是僧伽的天責，換言之，我們僧伽是負有振興佛教救國救民的偉大

使命。那麼，我們現在既知道聖教垂亡，國家厄難，僧伽徬徨，人民痛苦，豈忍坐視自己所崇奉的聖教，讓無情的暴狂風雨的摧殘和毀滅，自己的祖國走向滅亡的途徑嗎？還有現代廣大良善的羣衆溺陷于水深火熱中呻吟；一排排的僧青年在歧途的盡頭墮落，能不傷心嗎？不然，那麼我們爲了拯救佛教當前的厄運，爲了洗雪國家的恥辱，爲了濟度廣大善良的羣衆，又爲了挽救當前僧伽的墮落，和自己未來前途的生存；實在不能緘默，撒手坐視其亡，所以我們應該當仁不讓地，

週 末

何瑞雄

難得今夜這樣的靜，更難得寢室裡只留下我一人。喧囂的鬧聲，已跟着同學們的脚步消逝了。寢室裡，靜靜地只有一盞電燈，對我獨照。窗外是一片深藍色的天空，幾點閃爍的星輝。窗前的孔雀椰子，披着一身寒光，索索抖顫。遠處的蟲聲，隨風飄起，幽揚清脆，不可抑制。我感到春夜的幽美，恬靜……

這時，寢室的門，悄然而開，露出那個賣麵包的小女孩的臉。她今晚又來了。

「麵包，要不要麵包？」依舊是那怯生生的聲音。

要是所有的同學們都在寢室裡的話，現在就難免有一陣騷擾。她每晚沿門叫賣，圍攏着她，翻翻她小籃裡的麵包。你一句他一言地互相講解。有時，愛開玩笑的同學，故意先咬了一口，才嘻嘻地笑着告訴她說：「現在沒錢，以後給吧。」

！害得她鼓起小嘴，嗚嗚欲哭，却又不敢。

可是今晚，每一個寢室都異常寂靜。甚至連那吱吱各來往的木履聲也很少聽見。我想她今晚是空跑一趟的了。我向她搖了搖手，表示不要，於是她立刻把門關上了。

但我却聽見，她在對面的寢室門口叫道：「麵包，要不要麵包？」

我靜靜地坐着，桌子上是一攤稿紙。這開着的好時光，我竟不知從那裏，那樣的好？

一聲聲，在我沉思的時候，忽而傳來叫聲，真令人可憐。我跑出去尋找一隻小貓。可憐的小貓呀！你被那家惡毒的主人扔棄在這呢？養貓的人是最討厭剛出生的小貓，對於他們簡直是纏腳絆手的，不勝煩厭。所以小貓出世後，除了有福氣的能被主人一割愛，贈送友人去撫養

農夫儲乳慈

蔚藍天空中的一鈎新月，那是誰家神仙的一艘古老小舟，在薄紗般的白雲海中浮弋着呢？微淡的銀光瀉在祇陀林菩提樹綠油油的葉子上，閃出碎玉繁星似的瓊瑰晶瑩光芒。

大地上的塵埃憔悴！花草參差。香氣晚風在飄零着！迴盪着！一切都漸趨安沉。

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的喬達摩和那些諸漏已盡，宏範三界的弟子們，都在祇陀林裡；有的坐在綿綿如毯的草地上；有的在散步，優閑的，安祥的，在自由的談論着；或獨自思索着一切人生的秘奧哲理。今天所不同於往日的，是多了一位從獅子國遠道而來求法的摩訶闍拉將軍參加在他們之中。摩訶闍拉將軍是獅子國中很負盛名的青年軍官，本來就憧憬佛陀的威德，可是始終沒有機會遇到。這次聽說佛陀正在祇陀林大轉法輪，特地老遠的趕來親近佛陀。

黃昏，是僧團中大家自由討論的時間；在教理上的不解疑竇，在修持上所遭遇到的困難，以及人世間一切生活情況。這時大家都可以互相研究，臆結，交換所證，溝通意見，得出一個結論來。然後再請佛陀印證是否合理正確。今天摩訶闍拉也坦白的講出他個人對於摩佛所持的態度，大意是：他的內心極其景仰佛陀教義和羨慕僧團清淨生活的。他也很想從佛修行。但他之捨不得自己朱門玄瓦的府第，又念到翠袖噴香的妻妾，那家中珍藏的珠寶玉器，更是時時使他懸掛在心室的。最以為正當的理由是他還年青力壯，應該先效命國家。結論是等到年老的時候，他一定要出家做沙門

學佛。他最後又補充一點說：無論何人也要等到年老學佛才比較適宜。大家聽完摩訶闍拉的話後，就把他的話去若訴了佛。這時弟子們都圍攏來，繞着佛坐下，靜靜的等候着佛的開示。喬達摩聽了他們講的話後，臉上浮掠過微微的一笑，笑的是那樣輕鬆美好！

「我向你們講一個發生在不久以前的事情吧。」

「在離此不遠的鄉村裡，住着一個農夫。他飼養一頭乳牛，這頭乳牛是他在世界上的唯一動產了。這個農夫除了過着日出而做，日入而息機械式的生活外，是很少與其他人有來往的。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不習慣獨自生活下去。他也常常感覺到孤僻終是生活上的缺欠；用什麼方法來聯絡聯絡親友四鄰的感情呢？主意打算到他飼養着的那頭乳牛身上。就請大家飲杯牛奶吧！他私心中就如此的決定了。可是問題跟着來了；要款待四鄰，親戚和朋友，是需要很多牛奶。不是一頭牛一天擠出來的奶可够。如果每天擠下的牛奶，積蓄儲存是個辦法，但天氣又是三伏天那麼熱，牛奶放置一兩天就會敗味變酸。他左思右想苦苦的思索。哦！他恍然大悟，何不乾脆從今天起把牛奶擠出，就存貯在牛腹中。等到請客那天再一起擠出。他很高興很欣賞自己想出的妙法。此後他就把乳牛的飼料加豐，好讓乳牛多儲存一些奶。宴客的日子終於到來，四隣親友也陸續的來了。這個農夫也把罐子、罈子、盆、碗都搬出預備盛牛奶，可是這頭被豐富飼料餵養的乳牛却大叫農夫失望。剛剛擠一點點的奶水，就竭盡了。當然農夫是很氣憤，但牛奶無論如何要出自牛身上，是沒有傍的人工方法可以趕製的。來赴席的親友們看到罐

罐都是空空的放在外邊，問明白原尾農夫就把他想把牛奶儲存在牛腹中而今天竟擠不出的事情告訴大家，自己又感到十分的歉意。親友們聽了都不住的哈哈大笑！笑農夫是個笨伯。不祇是想飲牛奶的親友們笑他，我想所有的世人也都會鄙笑這個愚蠢的農夫吧？但是絕對沒有人譏笑摩訶闍拉將軍剛所代表一般人的意見。」

一般人為希聖希賢大欲一時的衝動，要立志做偉人偉事。但總以為目前的許多條件不够圓全而延宕。一日忽忽的過去，而自慰言：「明天一定開始。」又因他事而耽擱。又自慰言：「明天一定開始。」「明日一定開始。」「明日一定開始。」「明日一定開始。」這是一張永無限期延長的空頭支票，永遠找不到兌現的「明天」。你們抬起頭來看看！天空中的月亮又生出新芽。青葱的草木，轉眼就會枯衰的。人的一生活，刹那間也就毫無痕跡的溜過去。無常迅速舊夢是不堪重溫的幻泡。學佛須要及早，不要等到風聲名利把你們侵蝕成「老妓」型的時候，內心的空虛，已是無法彌補了。在衰老生死邊緣上的生命，就是再渴望清淨的沙門生活，恐亦無多日了。佛陀這時的表情是嚴肅的。真誠的。靜聽的摩訶闍拉和弟子們各各都為之動容！

喬達摩做了如是的開示後，大家都感覺到人生的迅速，佛法的難聞。要趕快逃出五欲的追逐中，來完成我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及時學佛，發展本有的智慧，用來取得身心的究竟自由與安樂。尤其是摩訶闍拉將軍。

這時，仙舟般的灣月早已西沉！夜風仍微微的吹動着天空中的一二星星閃耀明滅！

而外，其餘的都慘遭放逐，從此幼弱的小生命便餐風宿露，生存維艱。

我抱起牠，輕輕地撫着牠那棉花般柔軟的背。牠或許還不曾被一隻溫暖的手撫摸過呢。可憐的小貓呀！

牠已經不哭了，却瞪着兩隻圓圓的大眼睛，舌尖不斷地舐着我的手心，前腳緊緊地抓住我的衣袖。

我抱着牠匆匆地跑進餐廳裡，想找幾顆剩飯餵牠飢餓的小肚子。但是，我失望了！整個餐廳空空如也，毫無所獲，剛才還是滿桌滿地的剩飯餘骨，如今却已被辛勤的工友收拾得一乾二淨。

唉！只要留下一點點，就可以使這隻小貓得到溫飽了。

可憐的小貓呀！歉疚之餘，我更溫柔，更愛痛地撫着牠。我把牠安置在飯廳的角落裡，夜來風寒，這裡該比較暖和些吧。同時明早開飯時，牠定不難找到地上的殘粥的。

牠起初掙扎着不肯離我，我想把牠帶回寢室裡；可是又深怕牠會遭遇到人們無情的蹂躪。經過幾度躊躇，最後還是強迫牠獨自留在飯廳裡，無助地哀鳴。

祝你晚安，小貓！祝你快快長大！

我慢慢地走向寢室，但是現在做什麼好呢？我已按捺不住這顆忐忑的心。

然而，難得今夜這樣的靜，更難得寢室裡只留下我一人；趁此恬靜的週末之夜，我應躺下來靜靜地思鄉好呢？還是坐下來默默地寫日記？

四十三、三、二十、于師範學院